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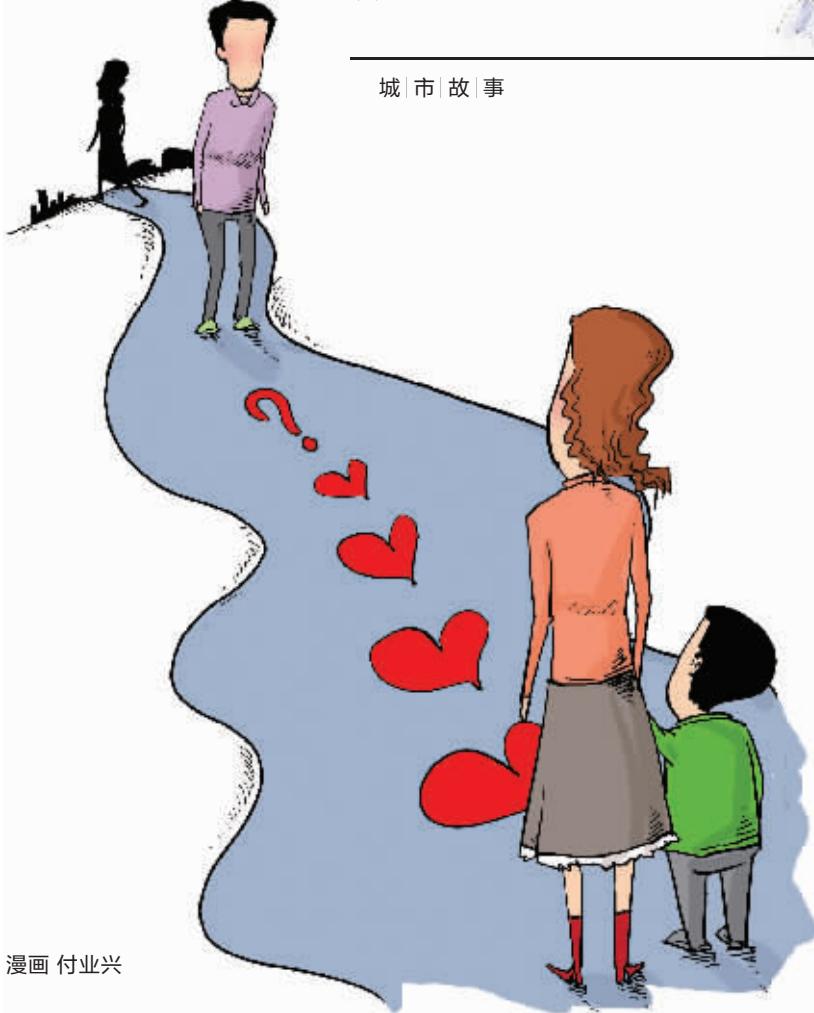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，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  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市故事



漫画 付业兴

## 同事们的玩笑当真了

2013年,是我跟子龙结婚的第7个年头。每次朋友聚会,大家都语重心长,“七年之痒啦,挺住啊。”

我不是那种容易焦虑的人,也不愿对号入座。

结婚7年,我跟子龙吵了7年。老人们常说,感情越吵越好,我们虽然没达到那种境界,但我知道,子龙离不开我,就像我离不开他一样。

我20岁和子龙认识,他比我大3岁。那时,我们在一个单位,他是我师兄。脾气好又对我照顾有加。

同事们话里有话,“要对小师妹负责。”

日子久了,玩笑就当真了。

工作一年后,我和子龙结婚了。

子龙嫌单位里都是死工资,想自己开个小饭店。我觉得他有想法,有闯劲,就跟我爸借了5万块钱。

子龙给我爸写了个欠条,还跟我保证,“用不了多久,你就不用上班了,回家来当老板娘。”

店开得快倒得也快。5万块钱光租店面,买锅碗瓢盆就花了大半。店还没开,子龙的老板架子就端起来了,连打扫卫生,他都要请钟点工,两手一插,在旁边指指点点。

我跟子龙说,买菜、算账这些事要自己做,交给别人不放心。

子龙反问我,“你见过哪个老板自己上菜场的?我找来的都是兄弟,信得过。”

这些信得过的兄弟让子龙失望了。发不起工资时,他们跑到我家里来闹,不给钱就把家砸了。

为了保住家,我去银行取了钱。可他们拿了钱,回去把店砸了,还把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。

为这事,子龙低落了好长时间。整天在家里喝酒,睡觉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,子龙开始有事没事地就跟我吵架。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吵架。有一次,我衣服的颜色他不喜欢,就为这事,他拉着我吵了半天,害得我迟到。

为了能完成子龙的老板梦,不管他怎么跟我吵,只要他提想开店的事,我都会支持他。

子龙第二次准备做个小本生意,他说有个朋友在单位门口卖小吃,生意不错,他也想试试,成本也不多,一两万就行。

我有点担心,“上回借我爸的钱还没还上。”

子龙信心满满,“所以才要挣钱,不然永远还不上。”

## 信用卡刷了1万多

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,我也越来越忙,为了减少开支,什么事都自己来。子龙说我每天累得没有人样,缺少老板娘气质,还说我不懂得享受生活。子龙的日子挺滋润的,有了我的收入,他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交过家用。不知什么时候,他迷上了电子产品。手机,电脑,只要有新品,他就一定要去买,钱不够就找我要。在外人眼里,他是大家争着做朋友的土豪。实际上,他是有一块钱就要花一百块的主儿。

为这事,我跟子龙吵过好多次。我也不指望他能挣多少钱,省着点花总会吧。子龙觉得我小气,“你挣钱不就是给我花的吗?难道要给别的男人?”我想不通,有男人花女人钱这么理直气壮的吗?

店里忙的时候,子龙从没来帮过忙。哪怕我打电话让他来,他都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掉。没事的时候,子龙反倒会来店里指点一番,一会说装修太寒酸,不够档次,没有品位;一会又说要换个大点地方。

去年年初,子龙突然跑到店里来,“以后我就是这里的老板了。”子龙辞职竟然没跟我商量,他说,“你不是老说缺人嘛,我来给你帮忙。”

别说帮忙,不帮倒忙就不错了。客人还价的时候,他没一点耐心,“买不起就走,还这么低还让不让做生意。”店里进货,他也到处放。子龙提出要跑市场,“不了解行情怎么行。”而他所谓的跑市场,就是跟朋友喝喝茶、聊聊天。

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喝茶聊天,能聊到足疗店里,还能跟足疗店的小姐聊得热火朝天。

去年5月份,子龙陆陆续续从我店里拿了1万多块钱,说是要还信用卡。

我在子龙信用卡的消费记录里看到,他几乎隔两三天就要去一家足疗店。

倾诉人:海娜 时间:1月6日
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海娜 子龙 琼妮

关键词:足疗 离婚 复婚

主题:琼妮抓乱了我的头发,脸也被她抓破了。可我依然死死地抓住她,就像要牢牢抓住我的婚姻。

# 谁想和谁好好的

子龙说那都是和朋友去消遣的,让我别多想。

我做不到。朋友们的提醒越来越多。“查他手机,查他QQ。”

我只看了手机,整个人就不好了。

琼妮的名字几乎可以刷屏,子龙7年来给我发的短信加起来也不及他给琼妮一个月的数量。

我气子龙,更恨这个勾引有妇之夫的女人。

我打了辆车冲到琼妮的足疗店。除了抽她,我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解心头恨。

琼妮抓乱了我的头发,脸也被她抓破了。可我依然死死地抓住她,就像要牢牢抓住我的婚姻。

店里的人都在劝,有话好好说。琼妮趁人多,逃脱后打了110。

警察把我们带到派出所。

路上,琼妮给子龙打了电话,“龙哥,你快回来。我被人欺负了。”

我的电话响起了,子龙像疯了一样地骂我。

挂了电话,我给姐姐打了个电话。

## 姐姐把我救了出来

姐姐看到伤痕累累的我,眼泪就下来了。她骂我傻的时候,子龙也到了。“简直就是疯子。”他看都没多看我一眼,就走到琼妮身边,琼妮扑在子龙的怀里,“你说你要保护我的,你要替我做主。”

这个整天对我除了吵就是骂的男人,正抱着一个梨花带雨、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人,站在我面前。我一阵眩晕。

做完口供,姐姐把我保释回家。我看了一眼子龙。来保释我的人应该是他吧。

他说要留下来陪琼妮,“你把人家打成这样,还得我来收拾残局。”

我欲哭无泪,这话不是应该我跟他说吗?

姐姐狠狠地骂了琼妮,也象征性地说了子龙。然后就是大段大段说让我想开点的话。“结了婚,生了孩子,女人就是弱势群体。再结婚不容易,面子上也过不去……”

不离婚面子上就过得去,日子就过得容易吗?

不容易的日子还在后面,琼妮不同意和解,我被拘留了。

我接到通知说要拘留15天的时候,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我让子龙去劝劝琼妮,只要同意和解,她有什么要求,我们尽量满足她。

子龙拒绝了我,“人是你打的,要说你自己说。”

“我打她是因为你,好吗?”

“我又没让你去打她。”子龙的话让我心寒。

在拘留所里,工作人员让我给家里人打电话,给我送点生活用品。我只记得子龙的号码。

子龙把东西往台子上一扔就开骂了,他说我让他没面子,说我是自找的,给他添麻烦。

我说,这是最后一次了,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。

工作人员过来拍了拍我,“我理解你,女人遇到这种事都冷静不了。”

我笑笑,理解可以换来自由吗?

拘留所里的日子很清苦,每天除了打扫卫生,干点农活,就是在院子里走走。

这是这么多年,我第一次这么闲。可以停下来来看看天空,看看太阳。不要想怎么做生意,买什么菜做什么饭,不要应付子龙的吵架。

以前的事总在我脑子里浮现,我总是做梦,梦见我和子龙同归于尽,吓得自己一身冷

汗。

住到第10天的时候,姐姐来接我。

她说她找了关系,把我提前弄出去。

我知道姐姐为我的事想了不少办法。

姐姐心疼我,她狠狠地骂了琼妮和子龙,但也劝我,过去的就过去吧。

姐姐的话就像路边的广告牌,一闪而过。离婚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。

## 该不该为了儿子复婚

我跟子龙说,“离婚吧,我什么都不要。”

“我还有债呢,你得替我还。”子龙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表情。

“你拿欠条来,我就认。”我提醒子龙,“你借我爹的钱也还没有还。”

离婚后,琼妮搬来跟子龙一起住。

我觉得自己解放了,可周围人的眼光和那些闲言碎语,让我走不出原来的生活。

说我傻的人很多,“苦了这么多年,还给小三让位,脑子坏掉了。”

还有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跟我描述子龙和琼妮的幸福生活。“两人天天手牵手,跟初恋情人一样。真让人看不惯。”

离开,才能重新开始。

我从老家来到南京,重新找工作。到了新的单位,认识新的朋友,住在上下铺的集体宿舍,好像又回到了大学。

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里,唯一让我留恋的,就是儿子。

爷爷奶奶打电话来,说自从我和子龙离婚后,儿子就没心思上学。还大病了一场。

我给儿子打电话,他哭着说,“我希望你和爸爸在一起。”

离婚给儿子带来的伤害是我没想到的,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,后悔之前的冲动。

儿子以前特别乖。现在我给爷爷奶奶打电话,经常听到他在跟他们吵架。

爷爷奶奶说,他现在脾气特别坏,在学校里也会打人。

放暑假了,我把儿子接到南京来玩。他见到我很高兴,趴在我身上,“如果爸爸也能一起来就好了。”

这样的话,儿子每天都要说好多遍。

我答应儿子,如果有机会我会和爸爸和好的。

从那以后,我一打电话,儿子就会问我,“机会来了吗?”爷爷奶奶也常跟我说,“孩子天天问你们什么时候能和好?”

我不知道这个谎言还能撑多久。

上个月,子龙突然出现在我单位门口。

他跟我说了好多好话。希望我能跟他回去。

“我跟她断了,她不是过日子的人。店都快让她给败光了。”子龙也拿孩子说事,“儿子也希望我们在一起。”

电话响了,是儿子。子龙跟儿子说,“我来接妈妈下班。周末我们一起去看你。”

儿子不相信,让我接电话。听到我的声音,儿子高兴坏了,“真的吗?我太高兴了。我就希望你和爸爸好。”

子龙现在隔三岔五就跑来单位找我,他说要复婚,说以后不会对不起我。

可当初,他借我爹钱的时候,也说会还,还说会让我过上好日子。

我怕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。■

**记者手记:**能不能在一起,不是孩子说了算的。如果只是简单地剪切、复制,重回之前天天吵架的状态,一个什么里外都自己扛的妈妈,一个什么都不烦神的爸爸,这样的家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。